



# 迟到的鲜花

□汪万英

母亲节次日，我抱着补送的鲜花在返乡客车上颠簸。姐姐突然发来的视频让我瞬间破防——84岁的母亲对着屏幕号啕大哭，委屈得像个弄丢糖果的孩子：“今年母亲节没收到花。”姐姐哄她“明年我回来给您补齐”时，母亲泪珠滚滚：“明年我可能收不到花了。”母亲的哭诉像一记重锤砸在我心上，让我重新认识了仪式感的分量。

母亲是个极爱花的人，干农活的闲暇，她总会把山坡上的野百合、映山红、野菊花、月月红等摘来插在瓶瓶罐罐里，给困苦的生活增加一丝浪漫。三十年来，我总在固定的日子——三八节、母亲节、我的生日，捧着鲜花叩响父母家的门，康乃馨、百合、玫瑰、向日葵轮番盛开在母亲布满皱纹的手掌。惊喜、感动、开心和幸福写在母亲脸上，嗔怪我“又乱花钱”，可眼角的笑纹如绽放的花瓣层层舒展。

我每年除了在固定的日子给母亲送花，有时也买衣服、鞋子、围巾、发夹、发带，有时还给母亲买耳环、项链和手镯，不完全是因为仪式感，更多是为了弥

补母亲之前因为哺育儿女没有闲钱打扮自己的遗憾，逗母亲开心。

记得我第一次给母亲买了一对金耳环戴上，母亲幸福地说：“很小的时候就被大人用针穿了耳洞，今天却是第一次戴耳环而且还是真金的呢！”遗憾的是母亲有次上街剪头发时耳环不慎丢失，母亲心疼得后悔不迭。为了安慰母亲，我和先生重新给母亲买了一副更大更亮的耳环，母亲激动得直掉眼泪。

今年母亲节那天，我有事无法亲自前往，祝福电话中母亲用轻快的语调说：“知道你忙，不用特意回来。”我承诺第二天回家把鲜花补齐。没想到母亲竟像个孩子向远方的大姐哭诉，才惊觉那些重复的仪式里，藏着比花茎更坚韧的情感脉络。

当我抱着玫瑰花推开门，保姆惊喜地喊：“汪老师送花来了！”父亲开心地站起来说：“万英送花来了！”母亲坐在沙发上，眼里闪着泪光。接过鲜花的瞬间，她瘦削的脸庞蓦然焕发孩童般的光彩，仿佛接住的不是花束，而是从时光裂缝里拾回的某个春日。她把整张脸埋进花丛深吸一口气，抬头时眼角的皱纹层层舒展：“现在不哭啦，收到花花了。”

这种重复的仪式，是具象化的思念和情感的物质载体。那些被轻轻地称作“形式”的重复动作，于母亲而言却是丈量生命刻度的标尺。母亲数着每个节日计算儿女的归期，在循环往复的仪式里确认自己尚未被奔腾的时代列车甩下。我幡然醒悟，这些年我送的不是花，而是一根根续命的丝线，串起她日渐清减的时光。

我忽然懂得，仪式感从来不是虚无的形式，而是可视化的牵念，是给无形的爱铸造容器；这些鲜花不是礼物，而是沙漏里筛落的花瓣，每一片花瓣都在提醒，有些花期等不起明天；每个母亲节都是神明的怜悯——允许我们在沙漏将倾前，把未尽的泪水与眷恋，一朵一朵别在时间的断层上。

母亲枕着花香沉沉睡去时，我忽然领会：所谓仪式感，不过是给注定流逝的时光，一个可以触摸的暂停键。

回程时暮色四合，路灯次第亮起，像散落人间的星星坠在长江两岸。我知道母亲窗前的沙漏仍在静静流淌，但明年春深时，定会有沾着露水的花瓣，穿过四楼的老窗台，准时落进她等待的掌心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

## 我陪嘉陵江慢慢醒来 (外二首)

□舟子

晨跑  
在黎明到来之前  
我陪嘉陵江慢慢醒来  
江面慵懒的夜灯熏微  
或明，或暗，水雾似轻纱拂面  
江边的树木泛黑，花草  
勾勒幽暗的领地。它们和我一样  
等待晨光捎来温暖与色彩  
江岸蜿蜒的彩虹步道  
多像我的余生，多像未竟的梦  
虽然看不清它的方向  
依然清楚地知道它就在脚下

## 养猫记

午间，阳光同往常一样丰沛  
我的记忆卡在时间的缝隙

往日的拥挤与喧嚣  
与我有关或无关，都已不重要

如今天地间只剩一人一猫  
我能清楚地感觉到彼此的依赖

猫随意地行走，耳朵  
警觉地分辨四处细微的声响

它像孩子一样的新奇  
我的生活却日渐杂草丛生

小区安谧。更浩大的寂静已在路上  
我还没有做好迎接的准备

## 窗内与窗外

窗内，我们在上课  
窗外，驻足四株黄葛树  
它们，经春历秋，听过多少课

窗内，老师高谈  
阔论伟人的理论。他们  
一生在复述，一生在复制传道身份

窗外伫立布道者的雕塑  
永远的表情，不朽的思想  
装饰校园的底蕴与风景

我发现，喧嚣的是平凡  
安静的是智者和圣贤  
哪怕窗外不语的叶子飘落

也含诗韵，也带禅意  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## 玉如意

□余公

夜雨一丝丝潜入池塘  
将唐朝的典故细心拆解  
古朴典雅露出水面  
莲蓬，通体散发碧玉莹光  
活像一柄祖传的玉如意

寒冬时节，叶落了  
候鸟飞走了  
月光误入一片安静的碧水  
池塘用巨大的空  
包容八方，包容四季

风景变幻出另一幅风景  
嘉陵江表达了某种可能性  
青蛙举着莲蓬在夏夜说唱  
我恍惚一粒莲子在如意中复苏  
(作者系三峡融媒体中心退休职工)

# 大姐

□周润

做各种题目，都知道她读书好，这家那家的孩子读书都愿意请她去辅导。她也喜欢跟小孩子们讲，讲什么都可以，觉得很有趣。很快，回城后的她因在讲课比赛中获奖而再次晋升。

她年轻气盛，难免心高气傲，父亲时常告诫她，万万不可因自己读书好，就肆意妄为，生活中要与人为善。认识而喜欢她的人越来越多，但她大多瞧不上，样子不俊朗不行，读书不好的更不行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学会计的白白净净的年轻男子站在她面前，她忽然觉得，自己内心的温柔泛滥成灾。结婚一年后，就有了个大胖小子，取名小川。

上班忙，她想起了父母，于是小川回了镇上生活。有一回她回家看孩子，发现孩子病了，原以为是没照顾妥当，问询之下，竟是老人疼孙子，给他吃得太好，得了“富贵病”。于是拜谢完父母，她便带着孩子回了城。

原以为回城上班的时候，只要早上把饭煮好，中午回来只是做菜也很快。很快，她便意识到麻烦了。生病的婆婆需要照顾，身为会计的老公难以分身，她常常

在白天忙完学校的事，又匆匆赶往菜市场买菜，等做完晚餐，服侍好老人，照顾孩子睡觉，她才有时间批改学生的作业。她从来没想过放弃，这些和父母曾经的艰辛相比，都不算什么。

等到小川长大一点，她稍轻松了一些，但新的任务又来了。工作的问题难不倒她，可教小川读书，却成了一个考验。讲得太慈祥了，小川听不进去；讲得太严肃，小川又要哭鼻子。再大一点的时候，小川学素描了，她又常常充当模特，在门口一坐就是半天。

暑假的时候，弟弟妹妹的孩子也来了，她教他们识字、读书。让她猝不及防的事情发生了。半夜时，火车的轰鸣声很大，六妹的儿子醒来，开始收拾书包，说自己要坐火车回家。问了好久，竟是白天做作业太辛苦，这个地方一天也待不下去了。听说晚上坐不了火车，顿时一边大哭一边说“就是走路也要走回去”。这个笑话让人们乐了好多年。

孩子在渐渐长大，父母在渐渐老去。直到父母都去世了，她的皱纹也渐渐爬上额头，两鬓平添了许多白发。但她很欣慰，家里的孩子都把她当半个母亲，遇到难以抉择的事情，总会来征求她的意见。在她七十岁生日的时候，学生们组团来看她，悄无声息地布置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生日会，歌颂她“春风化雨细无声”，感激她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。她在热闹的人群中间，静静地坐着，仿佛看到了年轻时骄傲的自己，眼眶充盈着激动的泪水。

(作者单位：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)

# 与茶的缘分

□信鸽

身影。他们穿梭在翠绿的茶垄间，指尖轻捻嫩芽，茶叶装满的是茶农们丰收的喜悦，时不时还看见无人机在茶园上方飞舞，记录下茶农忙碌的场景。

有一年，乡镇举办茶文化活动节。活动策划这项任务，领导直接交办给我们年轻人负责。活动不能单一、活动全面推广，按照这个思路，祭茶仪式、禅茶表演、茶叶集市、茶叶摄影展、茶叶品鉴会……十多项子活动应运而生，既传承了茶文化，又吸引了四方游客。那段时间，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们来茶园采茶、品茶，茶香成了旅游线上的灵魂。那是我与茶的第二次邂逅。

不久前，参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阅读会，伴着茶香、书香，感觉与茶的缘分在不知不觉间得到了升华。在这个采茶的时节，也是读书的季节，书友们坐在茶舍，一边喝茶，一边推荐有关茶的书籍、文章，分

享自己的原创作品，当茶香与书香交织，浮躁的心渐渐沉淀，仿佛时光也在这杯茶中慢了下来。

书友陈老师是早些年南川电视台的播音员，举手投足间尽显优雅，她用清雅的声音为我们推荐了唐代陆羽《茶经》一书。她谈到：“这是茶的人门书，读多了就通了，自带优雅的气质。”紧接着，宋徽宗的《大观茶论》，林清玄的《平常茶非常道》……

其实，人生需要准备的不是昂贵的茶，而是喝茶的心情，喝茶的时机，喝茶的对象，不在于精贵。这时候，我轻轻地吧茶注入茶杯，一泡又一泡去喝，茶汤从苦涩涩转为回甘，舌尖的余韵恰似人生起伏。茶席散了，茶渍在白瓷上留下地图。我数着杯底沉浮的茶叶，像在丈量那些被茶汤浸润的光阴。茶烟散尽，余香留心。

(作者系重庆市南川区作协会员)



在重男轻女的年代，她却享受着父亲独一份的关爱。等到弟姐妹们陆续出生，父母的忙碌可以想象，她自然就有了长姐如母的威严。认真、踏实，是父亲在白手起家的过程中交给她最大的财富。她也顺利凭借着这份踏实，从满街的小孩中脱颖而出，拿到了去县里上班的通知书。

即使是当知青的时候，她也没有放弃学习，生产队里的人听她朗诵文章，看她